

記清  
叢代  
刊筆

閱微草堂筆記

紀

昀著

二

卷之三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濟陽消夏錄四

前母張太夫人有婢曰繡鸞。嘗月夜坐堂階呼之。則東西廊皆有一繡鸞趨出。形狀衣服無少異。乃至右襟反摺其角。左袖半捲亦相同。大駭。幾仆再視之。惟存其一。問之乃從西廊來。又問見東廊人否。云未見也。此七月間事。至十一月即謝世。殆祿已將終。故魅敢現形歟。

滄州插花廟尼姓董氏。遇大士誕辰。治供具將畢。忽覺微倦。倚几暫憩。恍惚夢大士語之曰。爾不獻供。我亦不忍飢。爾即獻供。我亦不加飽。寺門外有流民四五輩。乞食不得。因餓將殆。爾輟供具以飯之。功德勝供我十倍也。霍然驚醒。啟門出視。果不謬。自是每年供具獻畢。皆以施丐者曰此菩薩意也。

先太夫人言。滄州有轎夫田某。母患臌。將殆。聞景和鎮一醫有奇藥。相距百餘里。昧爽狂奔去。薄暮已狂奔歸。氣息僅屬。然是夕衛河暴漲。舟不敢渡。乃仰天大號。淚隨聲下。眾雖哀之。而無如何。忽一舟子解纜呼曰。倘有神理。此人不溺。來來。吾渡爾。奮然鼓楫。橫衝白浪而行。一彈指頃。已抵東岸。觀者皆合掌誦佛號。先妣安公曰。此舟子信道之篤。過於儒者。

卧虎山人降乩於田白岩家。衆焚香拜禱。一狂生獨倚几斜坐曰。江湖游士練熟手法為戲耳。豈有神仙。日日聽人呼喚。乩即書下壇詩曰。鶴鷺驚秋不住。啼章臺回首柳萋萋。花開有約腸空斷。雲散無蹤夢亦迷。小立偷彈金屈戌。半酣笑勸玉東西。琵琶還似當年否。為問淳

陽估客妻狂生大駭不覺屈膝蓋其數日前密寄舊妓之作未竟存稿者也仙又判曰此牋幸未達達則又作步非烟矣此婦既已從良即是窺人閨閣香山居士偶作寓言君乃見諸寔事耶大凡風流佳話多是地獄根苗昨見冥官錄籍故吾得記之業海洪波回頭是岸山人饒舌寔具苦心先生勿訝多言也狂生鵠立案旁殆無人色後歲餘即下世余所見扶乩者惟此仙不談休咎而好規人過殆靈鬼之耿介者耶先姚安公素惡淫祀惟遇此仙必長揖曰如此方嚴即鬼亦當敬

姚安公未第時遇扶乩者問有無功名判曰前程萬里又問登第當在何年判曰登第郤須候一萬年意謂或當由別途進身及癸巳萬壽恩科登第方悟萬年之說後官雲南姚安府知府乞養歸遂未再出併前程萬里之說亦驗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文者耳所稱某神某仙固屬假托即自稱某代某人者叩以本集中詩文每多云年遠忘記不能答也其扶乩之人遇能書者則書工遇能詩者即詩工遇全不能詩能書者則雖成篇而遲鈍余稍能詩而不能書從兄坦居能書而不能詩余扶乩則詩敏捷而書潦草坦居扶乩則書清整而詩淺率余與坦居寔皆未容心蓋亦借人之精神始能運動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著龜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靈耳先外祖居衛河東岸有樓臨水榜曰度帆其樓向西而樓之下層門乃向東別為院落與樓不相

通先有僕人史錦捷之婦縊於是院故久無人居亦無局鑰有僮婢不知是事夜半幽會於斯聞門外窸窣似人行懼為所見伏不敢動竊於門隙窺之乃一縊鬼步階上對月微嘆二人股慄皆僵於門內不敢出門為二人所據鬼亦不敢入相持良久有犬見鬼而吠羣犬聞聲亦聚吠以為有盜競明燭持械以往鬼隱而僮婢之姦敗婢愧不自容迨夕亦往是院縊覺而救蘇又潛往者再還其父母乃已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將以敗二人之姦使愧縊以求代也先外祖母曰此婦生而陰狡死尚爾哉其沈淪也固宜先太夫人曰此婢不作此事鬼亦何自而乘其罪未可委之鬼。

辛彤甫先生官宜陽知縣時有老叟投牒曰昨宿東城門外見縊鬼五六自門隙而入恐是求代乞示諭百姓僕妾勿凌虐債負勿逼索諸事互讓勿爭鬪庶鬼無所施其技先生震怒笞而逐之老叟亦不怨悔至堦下拊膝曰惜哉此五六命不可救矣越數日城內報縊死者四先生大駭急呼老叟問之老叟曰連日昏昏都不記憶今乃知曾投此牒豈得罪鬼神使我受笞耶是時此事喧傳家家為備縊而獲解者果二一婦為姑所虐姑痛自悔艾一迫於逋欠債主立為焚券皆得不死乃知數雖前定苟能盡人力亦必有一二之挽回又知人命至重鬼神雖前知其當死苟一線可救亦必轉借人力以救之蓋氣運所至如嚴冬風雪天

地亦不得不然。至披裘禦雪，墐戶避風，則聽諸人事，不禁其自為。

獻縣史某，佚其名，為人不拘小節，而落落有直氣。視齷齪者蔑如也。偶從博場歸，見村民夫婦子母相抱泣。其鄉人曰：「為久豪家債鬻婦以償。」夫婦故相得，子又未離乳，當棄之去，故悲耳。史問所欠幾何，曰三十金。所鬻幾何？曰五十金。與人為妾，問可贖乎？曰券甫成，金尚未付，何不可贖？即出博場所得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償債，四十金持以謀生，勿再鬻也。夫婦德史甚烹，雞留飲酒，酣夫抱兒出，以目示婦，意令薦枕以報婦額之語。稍狎，史正色曰：「史某半世為盜，半世為捕役。殺人曾不眨眼，若危急中汚人婦女，則寔不能為。飲啖訖，掉臂徑去，不更一言。」半月後，所居村夜火。時秋穫方畢，家家屋上屋下，柴草皆滿。茅簷枕籬，須四面皆烈，燄度不能出。與妻子瞑坐待死。恍惚聞屋上遙呼曰：「東岳有急牒。」史某一家並除名，割然有聲。後壁半圮，乃左挈妻，右抱子，一躍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後，計一村之中，爇死者九鄰。里皆合掌曰：「昨尚竊笑汝癡，不意七十金乃贖三命。」余謂此事見佑於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

姚安公官刑部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矣。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王五逃至漷縣，路阻深溝，惟小橋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當道，卧近輒奮觸退，覓別途，乃猝與還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有牧童驅二牛擠仆泥中，怒而角鬪，清河去京近，有識之者告里。

骨縛送官。二人皆回民。皆業屠牛。而皆以牛敗。豈非宰割慘酷。雖畜獸亦含怨毒。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報哉。不然。遇牛觸仆。猶事理之常。無故而當橋。誰使之也。

宋蒙泉言。孫峩山先生嘗卧病高郵舟中。忽似散步到岸上。意殊爽適。俄有人導之行。恍惚忘所以。亦不問。隨去至一家。門徑甚華潔。漸入內室。見少婦方坐幕。欲退避。其人背後拊一掌。已昏然無知。久而漸醒。則形已縮小。綑置錦襯中。知為轉生。已無可奈何。欲有言。則覺寒氣自顱門入。輒噤不能出。環視室中。几榻器玩。及對聯書畫。皆了了。至三日。婢抱之浴。失手墜地。復昏然無知。醒則仍卧舟中。家人云。氣絕已三日。以四肢柔軟。心膈尚溫。不敢斂耳。先生急取片紙疏所見聞。遣使由某路送至某門中。告以勿過撻婢。乃徐為家人備言。是日疾即愈。徑往是家。見婢媼皆如舊識。主人老無子。相對惋歎。稱異而已。近夢通政鑑溪。亦有是事。亦記其道路門戶。訪之果是。日生兒即死。頃在直廬圖閣學時。泉言其狀甚悉。大抵與峩山先生所言相類。惟峩山先生記往不記返。鑑溪則往返俱分明。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到家。入室時。見夫人與女共坐。為小異耳。案輪迴之說。儒者所闡。而實則往往有之前因後果。理自不誣。惟二公暫入輪迴。旋歸本體。無故現此泡影。則不可以理推。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闕所疑可矣。

再從伯燦臣公言。曩有縣令遇殺人獄不能決。蔓延日衆。乃祈夢城隍祠。夢神引一鬼。首戴磁盞。盞中種竹十餘竿。青翠可愛。覺而檢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是也。窮治無迹。又檢案中有名節者。私念曰。竹有節。必是也。窮治亦無迹。然二人皆九死一生矣。計無復之。乃以疑獄上。請別緝殺人者。卒亦不得。夫疑獄虛心研鞫。或可得真情。禱神祈夢之說。不過憚伏愚民。給之吐實耳。若以夢寐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測。據為信讖。鮮不謬矣。古來祈夢斷獄之事。余謂皆事後之附會也。述之。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為雷擊。縣令明公嚴往驗。飭棺斂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爾買火藥何為。曰。以取鳥。詰曰。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日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鞫之。果得因姦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為此人。曰。火藥非數十斤不能偽為雷。合藥必以硫黃。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黃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黃者誰多。皆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知之。又問何以知雷為偽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苦草屋樑皆飛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雖迅烈。然皆盤繞

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婦先歸甯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鞫此令可謂明察矣。

戈太僕仙舟言乾隆戊辰河間西門外橋上雷震一人死端跪不仆手擎一紙裏雷火弗爇驗之皆砒霜莫明其故俄其妻聞信至見之不哭曰早知有此恨其晚矣是嘗詣許老母昨忽萌惡念欲市砒霜毒母死吾泣諫一夜不從也。

再從兄旭升言村南舊有狐女多媚少年所謂二姑娘者是也族人某意擬生致之未言也一日於廢圃見美女疑其即是戲歌艷曲欣然流盼折草花擲其前方欲俯拾忽郤立數步外曰君有惡念踰破垣竟去後有二生讀書東岳廟僧房一居南室與之暱一居北室無睹也南室生嘗怪其晏至戲之曰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耶狐女曰君不以異類見薄故為悅已也容北室生心如木石吾安敢近南室生曰何不登牆一窺未必即三年不許如使改節亦免作程伊川面向人狐女曰磁石惟可引鐵如氣類不同即引之不動無多事徒取辱也時同侍姚安公側姚安公曰向亦聞此其事在順治末年居北室者似是族祖雷陽公雷陽一老副榜八比以外無寸長祇心地樸誠即狐不敢近知為妖魅所惑者皆邪念先萌耳先太夫人外家曹氏有媼能視鬼外祖母歸甯時與論冥事媼曰昨於某家見一鬼可謂癡

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悽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伴。見其恒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兄嫂與婦詬諐聲。雖陽氣逼熾。不能近。然必側耳窗外竊聽。悽慘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張手左右顧。後聞議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涔涔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嫁前一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簷外。或倚柱泣。或俛首如有思。稍聞房內歎聲。輒從隙私窺。營營者徹夜。吾太息曰。癡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避立牆隅。仍翹首望婦。吾偕婦出回顧。見其遠遠隨至娶者家。為門尉所阻。稽顙哀乞乃得入。入則匿牆隅。望婦行禮。凝立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窗。其狀一如整束奩具時。至滅燭就寢。尚不去。為中霤神所驅。乃狼狽出。時吾以婦囑歸。視兒亦隨之返。見其直入婦室。凡婦所坐處。眠處。一一視到。俄聞兒索母啼。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握。作無可奈何狀。俄嫂出撻兒一掌。便頓足拊心。遙作切齒狀。吾視之不忍。乃逕歸。不知其後何如也。後吾私為婦述。婦齧齒自悔。里有少寡議嫁者。聞是事。以死自誓曰。吾不忍使亡者作是狀。嗟乎。君子義不負人。不以生死有異也。小人無往不負人。亦不以生死有異也。常人之情。則人在而情在。人亡而情亡耳。苟一念死者之情。

狀未嘗不戚然感也。儒者見謠瀆之求福，妖妄之滋惑，遂斷斷持無鬼之論。失先王神道設教之深心。徒使愚夫愚婦，悍然一無所顧忌，尚不如此里嫗之言為動人生死之感也。

王蘭泉少司寇，言胡中丞文伯之弟婦死一日復蘇，與家人皆不相識，亦不容其夫近前。細詢其故，則陳氏女之魂借尸回生，問所居，相去僅數十里。呼其親屬至，皆歷歷相認。女不肯留，胡氏持鏡使自照，見形容皆非，乃無奈而與胡為夫婦。此與明史五行志司牡丹事相同。當時官為斷案，從形不從魂，蓋形為有據，魂則無憑。使從魂之所歸，必有詭託，售姦者故防其漸焉。

有山西商，居京師，信成客寓。衣服僕馬皆華麗，云且援例報捐。一日，有貧叟來訪，僕輩不為通，自候於門，乃得見。神意索漠，一茶後，別無寒溫。叟徐露求助意，怫然曰：此時捐項且不足，豈復有餘力及君？叟不平，因對衆具道：西商昔窮困，待叟舉火者十餘年，復助百金，使商販漸為富人。今罷官流落，聞其來，喜若更生，亦無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數，稍償負累，歸返鄉井足矣。語訖，絮泣。西商亦似不聞，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稱姓楊，揖西商而問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頰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報為恨耳。楊曰：君且為官，不憂無借處。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內乃償，不取分毫利。君肯舉以報彼否？西商強應曰：甚願。楊曰：君但書券，百金在我。

西商迫於公論。不得已書券。楊收券。開敝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快快持付叟。楊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飲。叟歡甚。西商草草終觴而已。叟謝去。楊數日亦移寓去。從此遂不相聞。後西商檢篋中少百金。鑄鎖封識皆如故。無可致詰。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篋中得質票一紙。題錢二千。約符楊置酒所用之數。乃知楊本術士。姑以戲之。同舍皆竊稱快。西商慙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蔣編修菱溪赤崖先生子也。喜吟咏。嘗作七夕詩曰。一霎人間簫鼓收。羊燈無燭三更碧。又作中元詩曰。兩岸紅沙多旋舞。驚風不定到三更。赤崖先生見之愀然曰。何忽作鬼語。果不久下世。故劉文定公作其遺稿序曰。就河鼓以陳詞。三更燭碧。會孟蘭而說法。兩岸沙紅。詩識先成。以君才過終軍之歲。誄詞安屬。顧我適當騎省之年。

農夫陳四。夏夜在園焦守瓜田。遙見老柳樹下。隱隱有數人影。疑盜瓜者。假寐聽之。中一人曰。不知陳四已睡未。又一人曰。陳四不過數日即來從我輩游。何畏之有。昨上直土神祠。見城隍牒矣。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陳四延壽矣。衆問何故。曰。某家失錢二千文。其婢鞭箠數百。未承。婢之父亦憤曰。生女如是不如無。倘累盜。吾必縊殺之。婢曰。是不承死。承亦死也。呼天泣。陳四之母憐之。陰典衣得錢二千。捧還主人曰。老婦昏憤。一時見利取此錢。意謂主人積

錢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婢心實惶愧。錢尚未用。謹冒死自首。免結來世冤。老婦亦無顏居此。請從此辭。婢因得免。土神嘉其不辭自污以救人。達城隍。城隍達東嶽。東嶽檢籍。此婦當老而喪子。凍餓死。以是功德。判陳四借來生之壽於今生。俾養其母。爾昨下直未知也。陳四方竊憤。母以盜錢見逐。至是乃釋然。後九年母死。葬事畢。無疾而逝。

外舅馬公周錄言。東光南鄉有廖氏募建義冢。村民相助成其事。越三十餘年矣。雍正初。東光大疫。廖氏夢百餘人立門外。一人前致詞曰。疫鬼且至。從君乞焚紙旗十餘。銀箔糊木刀百餘。我等將與疫鬼戰。以報一村之惠。廖故好事。姑製而焚之。數日後。夜聞四野喧呼格鬪聲。達旦乃止。合村果無一人染疫者。

沙河橋張某。商販京師。娶一婦歸。舉止有大家風。張故有千金產。經理亦甚有次第。一日。有尊官騎從甚盛。張杏黃蓋。坐八人肩輿。至其門前。問曰。此是張某家否。鄰里應曰是。尊官指揮左右曰。張某無罪。可縛其婦來。應聲反接是婦出。張某見勢倅赫奕。亦莫敢支吾。尊官命褫婦衣。決脣三十。昂然竟行。村人隨觀之。至林木蔭映處。轉瞬不見。惟旋風滾滾向西南去。方婦受杖時。惟叩首稱死罪。後人問其故。婦泣曰。吾本侍郎某公妾。公在日意圖固寵。曾誓以不再嫁。今精魂晝見。不可復言也。

王禿子幼失父母。迷其本姓。育於姑家。冒姓王。凶狡無賴。所至童稚皆走匿。雞犬亦為不甯。一日與其徒自高川醉歸。夜經南橫子叢冢間。為羣鬼所遮。其徒股慄伏地。禿子獨奮力與鬪。一鬼叱曰。禿子不孝。吾爾父也。敢肆毆。禿子固未識父。方疑惑間。又一鬼叱曰。吾亦爾父也。敢不拜。羣鬼又齊呼曰。王禿子不祭爾母。致飢餓流落於此。為吾衆人妻。吾等皆爾父也。禿子憤怒。揮拳旋舞。所擊如中空囊。跳踉至天明。無氣以動。乃自仆叢莽間。羣鬼皆嘻笑曰。王禿子英雄盡矣。今日乃為鄉黨吐氣。如不知悔。他日仍於此待爾。禿子力已竭。竟不敢再語。天曉鬼散。其徒乃掖以歸。自是豪氣消沮。一夜攜妻子遁去。莫知所終。此事瑣屑不足道。然足見悍戾者必遇其敵。人所不能制者。鬼亦忌而制之。

戊子夏。京師傳言有飛虫夜傷人。然實無受蟲傷者。亦未見蟲。徒以圖相示而已。其狀似蠶蛾而大。有鉗距。好事者或指為射工。按短蜮含沙射影。不云飛而蟻人。其說尤謬。余至西域。乃知所畫即闡展之巴蜡蟲。此蟲秉炎熾之氣而生。見人飛逐。以水噀之。則輒而伏。或噀不及。為所中。急嚼茜草根。敷瘡則癒。否則毒氣貫心死。烏魯木齊多茜草。山南闡展諸屯。每以官牒移取為刈獲者。備此蟲云。

烏魯木齊虎峯書院。舊有遺犯婦縊窗櫺上。山長前巴縣令陳執禮。一夜明燭觀書。聞窗內

承塵上。窓戶有聲。仰視見女子兩纖足。自紙罅徐徐垂下。漸露膝。漸露股。陳先知是事。厲聲曰。爾自以姦敗。憤恚死。將禍我耶。我非爾讐。將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叢。爾亦不能惑。爾敢下。我且以夏楚撲爾。乃徐徐歛足上。微聞嘆息聲。俄從紙罅露面下窺。甚姣好。陳仰面唾曰。死尚無恥耶。遂退入陳燭滅就寢。袖刃以待其來。竟不下。次日。仙遊陳題橋訪之。話及是事。承塵上有聲如裂帛。後不再見。然其僕寢於外室。夜恒嚶語。久而漸病癱。垂死時。陳以其相從二萬里外。哭甚悲。僕揮手曰。有好婦嘗私就我。今招我為婿。此去殊樂勿悲也。陳頓足曰。吾自恃膽力。不移居。禍及汝矣。甚哉。客氣之害事也。後同年六安楊君逢源代掌書院。避居他室。曰。孟子有言。不立乎巖牆之下。

德郎中耳。夏日散步烏魯木齊城外。因至秀野亭納涼。坐稍久。忽聞大聲語曰。君可歸。吾將宴客。狼狽奔回。告予曰。吾其將死乎。乃白晝見鬼。余曰。無故見鬼。自非佳事。若到鬼窟見鬼。猶到人家見人。爾何足怪焉。蓋亭在城西深林。萬木參天。仰不見日。旅櫬之浮屠者。罪人之伏法者。皆在是地。往往能為變怪云。

武邑某公與戚友賞花佛寺經閣前。地最豁敞。而閣上時有變怪。入夜。即不敢坐閣下。某公以道學自任。夷然弗信也。酒酣耳熱。盛談西銘萬物一體之理。滿座拱聽。不覺入夜。忽閣上

厲聲叱曰。時方飢疫。百姓頗有死亡。汝為鄉宦。既不思早倡義舉。施粥捨藥。即應趁此良夜。閉戶安眠。尚不失為自了漢。乃虛談高論。在此講民胞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作飯餐。可作藥服否。且擊汝一磚。聽汝再講邪。不勝正忽。一城磚飛下。聲若霹靂。杯盤几案俱碎。某公

倉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學。此妖之所以為妖歟。

徐步太息而去。  
滄洲畫工伯魁字起瞻。其姓是此伯字。自稱伯州犁之裔。友人或戲之曰。君乃不稱二世祖太宰公。近其子孫不識字。竟自稱伯氏矣。

嘗畫一仕女圖。方鉤出輪郭。以他事未竟。鎖置書室中。越二日。欲補成之。則几上設色小樣縱橫狼藉。畫筆亦濡染幾徧。圖已成矣。神采生動。有殊常格。魁大駭以示先母舅張公夢徵。魁所從學畫者也。公曰。此非爾所及。亦非吾所及。殆偶遇神仙游戲也。時城守尉永公甯。頗好畫。以善價取之。永公後遷四川副都統。攜以往。將罷官前數日。畫上仕女忽不見。惟隱隱留人影。紙色如新。餘樹石則仍黯舊。蓋敗徵之先見也。然所以能化去之故。則終不可知。

佃戶張天錫。嘗於野田見髑髏戲溺其口中。髑髏忽躍起作聲曰。人鬼異路。奈何欺我。且我一婦人。汝男子。乃無禮辱我。是尤不可。漸躍漸高。直觸其面。天錫惶駭奔歸。鬼乃隨至其家。夜輒在牆頭簷際。責言不已。天錫遂大發寒熱。昏瞀不知人。合家拜禱。怒似少解。或叩其生

前姓氏里居。鬼具自道。衆叩首曰。然則當是高祖母。何為禍於子孫。鬼似悽咽曰。此故我家耶。幾時遷此。汝輩皆我何人。衆陳始末。鬼不勝太息曰。我本無意來此。衆鬼欲借此求食。怨我來耳。渠有數輩在病者房。數輩在門外。可具漿水一瓢。待我善遣之。大凡鬼恒苦飢。若無故作災。又恐神責。故遇事輒生釁。求祭賽爾。等後見此等。宜謹避。勿中其機械。衆如所教。鬼曰。已散去矣。我口中穢氣不可忍。可至原處尋吾骨。洗而埋之。遂嗚咽數聲而寂。

又佃戶何大金。夜守麥田。有一老翁來共坐。大金念村中無是人。意是行路者偶憩。老翁求飲。以罐中水與之。因問大金姓氏。並問其祖父。惻然曰。汝勿怖我。即汝曾祖不禍汝也。細詢家事。忽喜忽悲。臨行囑大金曰。鬼自伺放燭口求食外。別無他事。惟子孫念念不能忘。愈久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得音問。或偶聞子孫熾盛。輒躍然以喜者數日。羣鬼皆來唁。較生人之望子孫。殆切十倍。今聞汝等尚溫飽。吾又歌舞數日矣。回顧再四。丁寧勉勵而去。先姚安公曰。何大金蠹然一物。必不能偽造斯言。聞之使人追遠之心油然而生。

乾隆丙子。有閩士赴公車。歲暮抵京。倉卒不得棲止。乃於先農壇北破寺中僦一老屋。越十餘日。夜半。窗外有人語曰。某先生且醒。吾有一言。吾居此室久。初以公讀書人。數千里辛苦。